

傣族村寨建设中的风水实践与文化整合

——基于云南官纯寨的调查

温小兴, 李金庚

(赣南师范学院, 江西 赣州 341000)

摘要: 风水是汉民族的一种文化形态, 而实用主义则是其在少数民族地区广泛传播的主要推手。正是在这种观念的驱使下, 风水文化进入傣族聚居区, 并逐渐得到当地居民的认同和应用, 最终整合为当地建筑文化体系的一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对外来风水文化的引入和融合, 既符合了当地居民趋吉避害的文化心理, 也显示出重构民族文化的过程。

关键词: 傣族; 风水; 文化; 整合

中图分类号: TU-8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7192(2014)05-0057-04

The Fengshui Practice and the Cultural Integration in the Construction of Dai Villages

——Based on the anthropological fieldwork in an Dai Villages

WEN Xiao-xing, LI Jin-geng

(Gannan Normal University, Ganzhou 341000, China)

Abstract: The Fengshui is a cultural form of Han nationality, and the pragmatism is the major promoter which makes the Fengshui widespread in minority areas.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is concept, the Fengshui culture is introduced into Dai ethnic minority areas and gradually gained an acceptance and widespread application of local residents, thus integrated into the local culture system. The introduction and integration of the foreign culture, Fengshui, in the Minority areas is consistent with local residents' cultural psychology to pursuit fortune and avoid disaster, which also shows the process of re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culture.

Key words: Dai nationality; fengshui; integration

建筑观念作为民族建筑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其差异反映了文化的差异和民族的特性。特定地域的建筑观念深刻地受到各民族所生活的地理环境的影响和制约, 从而形成和发展成为该民族生活世界中具有象征意义的物质文化^[1]。不同的民族都有与之相应的房屋选址和营造的观念, 以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因此, 作为汉族地区普遍通行的风水观念在少数民族地区并不十分流行。但在云南省德宏州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的官纯寨却呈现出另外一番景象, 当地居民不仅对风水的知识兴趣浓厚, 而且积极利用风水知识指导村寨建设。在这一

过程中, 汉族地区的风水观念与傣族的民族文化不断融合, 风水已经整合为当地建筑文化和民族文化的一部分。

一、傣族村寨建设中的风水实践

官纯寨是一个典型的傣族自然村, 隶属云南省德宏州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盈江县平原镇新莲村民委员会。官纯寨三面环山, 西面背靠莲花山, 北面是陇中山, 南面是蛮仙山, 东面面朝盏达河。平卡公路从官纯寨西面穿过, 成为官纯西面的地界。整个寨子东西长约 250 米, 南北长约 400 米, 占地

收稿日期: 2014-06-04

基金项目: 赣南师范学院校级课题“客家风水文化的传播与影响研究”(13kyw24)

作者简介: 温小兴(1986-), 江西石城人, 赣南师院文旅学院讲师, 硕士, 研究方向为民俗文化。

面积约 0.1 平方公里。寨子西端称寨子头,寨子东端称寨子尾,有一条水泥路从寨子头贯穿寨子中心,直抵寨子尾。这条道路与另一条自西南向东北的道路垂直交叉,这两条道是寨子内的主道,民居分布在这两条道路四周,形成通往两条主道的若干个分道“巷子”^[2]。

1. 风水与村寨选址

官纯为傣语,汉语意思是“酸樱桃”^[3]。据村民回忆,寨址的选定和建设是“请人看过的”,符合风水学上的选址法则。整个官纯寨背靠莲花山,面朝盏达河,依山傍水。南北两面是蛮仙山和陇中山,呈龙抱虎之势。在官纯寨与盏达河之间有一条马路相连,马路两旁有两个小山丘,而在小山丘的前面有一片榕树林。马路两旁的小山丘好似官纯寨的大门,榕树林是官纯寨的照壁,而盏达河正好在榕树林的前面拐了一个小湾,水流在此汇聚,成为官纯寨的财源。这样的选址有利于官纯寨人丁兴旺,财源滚滚。官纯寨于是落寨于此。

当地还流传一个传说,盈江县境内有两大土司,分别是干崖土司和盏达土司,干崖土司拥有大盈江以东地区,盏达土司拥有大盈江以西地区。两家土司经常发生争斗。官纯寨是盏达土司所建的属官寨,是土司的亲戚。在官纯寨属地有一座像鹰嘴的山,当地人称之为鹰嘴山,而在干崖土司属地恰好有一座像凤凰的凤凰山,两座山遥相呼应,就像老鹰在追逐凤凰,干崖土司处于劣势。于是干崖土司收买了一个景颇族的乞丐把鹰嘴山的鹰嘴敲掉了,从此老鹰再也不能追逐凤凰了,这件事情引起了官纯寨村民的极大恐慌,他们认为敲掉了鹰嘴等于破坏了当地的风水,以致后来寨子的发展受到了限制,30 多户的村子分成了 3 个社,破坏了寨子的团结,与周边寨子也不往来了。后来景颇族的乞丐暴病身亡,山神显灵才平息了这场风水的争论。

官纯寨的村寨选址以及规划布局既符合风水学的布局原理也符合建筑学上的规划设计。官纯寨的房屋在整体上一律坐西向东,太阳东升西落,季风自西南往东北,地势西高东低,采光、通风、排水条件良好,有利于寨民的居住生活。细化到官纯寨每家每户的房屋设计,房屋栉比鳞次,家家户户家堂地基高筑,既突出了家堂的地位,对祖先的崇敬,也避免被邻居房屋遮挡,使整个院落采光良好,视野开阔。家堂与大门错开不在一条线上,既有利藏风得水,招财进宝,也有利于保护隐私,外人无法从大门外一眼窥视整个家堂和院落。

2. 风水与阳宅建设

官纯寨三面环山,地处盈江坝北端坝区,地势平坦,气候温热湿润。在建房过程中,官纯寨村民对房屋的布局、房屋的朝向、大门的位置都有一套风水规范。首先,在房屋的布局上以一正两厢为主体,配有如柴房、农具房和猪圈等副房。正房是房屋的核心部分,因此正房的地基要高过两厢的地基,一般高出院子 80 厘米左右,要上三四个台阶。正房的左侧为厨房,右侧为储存粮食的二层厢房或一层厢房。整个房屋非常忌讳“亡”字形的布局,房屋主要盖成“广”字形和“口”字形,这样比较吉利,对家庭发展较好。其次,在朝向上,整个房屋坐西向东,背靠莲花山,面朝盏达河,讲究依山傍水的风水走势。在大门的朝向上讲究更多,官纯寨几乎每一户人家的大门都建得豪华大气,大门朝向复杂,据不完全统计,八大方位的大门朝向都有,但大门朝向最多的是东南和东北方向。按照当地居民的说法:大门朝向的选择首先是方便实用,因为家家户户都有手扶拖拉机,要方便手扶拖拉机的进出。其次是风水,大门的朝向系家庭的兴旺发达,基本上都会请风水先生来看风水定朝向。也有寨民持与此相反的意见,认为大门首要是风水,大门的风水一定要好。其次才是方便实用,大门风水好即使不是很方便也不要紧,不方便的地方可以想办法弥补。例如大门远离大路,那可以多花一点钱在大门前从新修一段路,与大路连接。

除了房屋和大门的朝向选择外,何时动工修建房屋和大门也很重要。挑选吉日避开凶日成为官纯寨村民的普遍心理。在官纯寨看日子的人有四种,一种是既懂汉文又懂傣文,还懂些傣汉历法的当地文化人。他们测日子的主要依据是市场上买回来的“万年历”,然后再配上傣历的规定。当汉历与傣历有冲突时,以傣历为准,最好是挑选汉历和傣历都测定为吉日的日子。第二种测日子的人是僧侣,他们是按佛教的一套测算方式测吉日。第三种人是巫婆,巫婆也懂忌日和相冲的日子,但不会运用“万年历”,她们主要按“巫”的那套逻辑来测日子。第四种人则是风水先生,因为寨子中没有风水先生,所以风水先生必须到别的寨子或者县城去请。也有风水先生会主动到寨子看风水。风水先生根据房主的生辰八字来测算房主下基石、修大门的时辰,也指导房主选择大门的朝向,测日子在官纯寨非常盛行。

3. 风水与阴宅建设

丧葬习俗中的择墓穴是阴宅建筑风水的重要

内容。所以丧葬习俗中的风水主要体现在择墓穴当中。作为傣族村寨,官纯寨在丧葬习俗中对择墓穴有一套自身的规矩。择墓穴在出殡当天上午,由死者的儿子和男性亲戚到山上的本家族的墓地中选择一块下葬的地方。官纯寨的寨民通常都有自家的坟地,只要是在自己的坟地区域内安葬,就只需要选一块合适的空地即可掘墓穴。墓穴的位置必须用蛋卜的方式择定,即由儿子在一块合适的地方,将生鸡蛋朝自己的背后投掷,同时念到:“爹(妈),儿子给您选择您的家了,如果您喜欢在此建家,就让鸡蛋破了”^[4]。鸡蛋破的地方就作为墓穴。这枚鸡蛋在死者死之前就一直放在死者身边,因此具有了死者的灵性,代表了死者的意志。据说,有些人投了好几次换了几个地方鸡蛋才破。乍看起来,官纯寨这种传统的傣族择墓穴方式似乎与风水没有关系,其实不然。许多寨民在用鸡蛋卜地之前已经请风水先生测定过,在风水先生测定认为是“好地”的地方再按傣族传统的方式投鸡蛋。鸡蛋破了表明这块地既符合风水也符合死者心愿,鸡蛋没破,则请风水先生再择过一块地,直到鸡蛋破了为止。这说明在择墓的方式上,官纯寨的寨民既信风水也信傣族传统的择墓方式,将两者统一起来为我所用,寻找风水与傣族传统的最佳结合点,寻求利益的最大化。

“大门朝向主事业好坏,坟墓好坏主家族人丁兴旺”、“四人家中累,不如一人山中睡”都说明了寨民朴素的风水意识。不管是阳宅建设还是在阴宅营造中,风水都贯穿于修造的整个过程。除了在修造前看风水,修造中造风水,修造后如果觉得风水不佳,还要改风水,以求趋吉避害,家族兴旺发达。总的来说,风水作为古代相沿成习的相地术,是分析人类居住选址、规划、营造的一门实用技术。风水考察山水地理环境,其中包括地质、水文、生态、小气候及环境景观等,通过认识地理环境而达到找到理想适合居住的地方。官纯寨从建寨开始就在自觉与不自觉中遵循风水法则,营建村寨,规划房屋,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统一,以达到繁衍后代,长期安居乐业的目的。

二、风水文化与傣族建筑文化的整合

近来关于风水的研究已成学界热点,这些研究成果从区域上划分多集中于汉族地区,对少数民族

地区关注甚少。在传统观念中,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不讲风水,对风水没有明显的偏好。但在实际生活中,官纯寨的傣族居民普遍相信风水。

风水作为汉民族的独有的文化形态,实际上深刻地影响了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发展,在他们的民居建筑中,无不打上了深深的风水烙印。按照官纯寨的情况,对风水的认识大致可以分成四个群体:第一种群体是未成婚的年轻人。这部分人基本上不懂风水,也不关注风水,家中大事都由父母做主,在家族事务中没有发言权。第二种群体为已结婚但还未独当一面的人。这部分人开始从父辈那里接触风水,开始关注家庭发展。第三种群体为已结婚并有孩子,在家庭中处于支配地位。这部分人承担起家庭人事的管理,经历过红白喜事和人情世故的历练,他们在建房造坟中有主动获取风水知识的现实需要,因此对风水有一定的了解,在寨子中讲述风水故事,传承风水知识的往往是这部分人。第四种群体是已从家庭事务中退休的老人,这部分人也懂风水,但不及第三群体丰富,而且他们更相信傣族传统的占卜知识。像当地的思永庆老人,他是村中为数不多懂得傣历的人,寨中用傣历测日子的事情基本上都找他,因此他们这些老人在建筑观念上更多地保留了传统的成分,而已婚的成年人则不会有这么多的考虑,虽然有时候他们会请寨中懂傣历的老人测日子,但不少寨民认为他们只会看日子,对建房、建墓地不懂。因此不管傣族、汉族的建筑观念,他们都会接受,而且更倾向汉族的风水观念。正是这种年龄分层,以及对外来文化的不同态度,使外来文化的传播与接受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

风水既是一门分析人类居住环境的实用技术,也是一门带有浓厚神秘色彩的福荫术数。风水观念中贯穿着极为强烈的避凶趋吉的环境意识,也包含着对环境心理极强烈的追求^[5]。从风水观念这个细小的侧面不难看出外来文化对傣族传统文化构成的挑战和冲击。在现代化的冲击下和不断深化的族群互动中,官纯寨居民深受汉文化的影响,风水文化中相地择墓的观念切合了傣族居民趋吉避害的心理需要,因此在傣族地区广泛传播和应用。盈江县的地形特征为喜马拉雅山延伸的横断山脉之西南端,高黎贡山南延支系——尖高山的西南余脉构成的山地地形。境内低山与宽谷盆地交错相间,地势东北、西南低,起伏较大。选择一块好的地方来建房安家就显得非常重要和复杂了。风水术满足了

官纯寨村民的这种生存需要。不管是阳宅理论还是阴宅理论,其宗旨就是追求房宅建筑选址的方位布局与周围环境大自然的协调统一,以保证人的生理健康和心理平和,所谓“人因宅而立,宅因人得存,人宅相扶,感通天地”。特别是官纯寨民认为儿孙财运家运的好坏与祖坟的风水有很大的关系,比如某家人的两代儿孙读书成绩好,或上了大学,或参加工作,人们就认为其某位祖宗的坟茔风水好。为了沾上好的风水,同属一个父系近亲的人家就把自己的亲人尽量埋到他们认为风水好的坟茔旁。风水术在指导官纯寨村民村寨建设,房屋规划、坟茔选址中发挥了积极的指导作用,满足了当地人们寻求好的生存环境,趋吉避害的心理需要,因而得到了迅速发展。

不管是被动的影响还是主动的吸收,实用主义原则是傣族接受外来文化的主要态度,对风水文化,他们既不会完全接受,也不排斥,对风水先生的说辞,也会根据自身的经验进行重新筛选和思

考。对风水文化重新筛选和思考过程,其实也是对风水文化与当地文化进行选择 and 整合的过程。他们在有选择地接受外来文化的同时,也竭力保持了传统文化之中最具民族特征的元素。如最富傣族民族特征的文化——傣历,尽管懂傣历的人越来越少,傣历对傣族建筑文化的影响日渐式微,但是傣历作为傣族重要的文化事项,已经不仅仅是一种历法,而是延伸、扩展和渗透到傣族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更被人们赋予了特殊的文化象征意蕴。一方面,他们尊重傣族传统的择地占卜的知识,另一方面也积极学习了解汉族的风水文化,即使两者有时候会有冲突的地方,但他们总能从实用主义的角度进行合理的解释,使两者在实际的生活中相互融合,互为补充,为我所用,以求利益的最大化。风水文化正是在这种模式下进入并整合为傣族建筑文化体系的一部分,这种文化形态的引入和融合,也显示出重构民族文化的过程。

参 考 文 献

- [1] 刘志扬. 饮食、文化传承与流变:一个藏族农村社区的人类学田野调查[J]. 开放时代,2004(2):108-119.
- [2] 刘江. 官纯:变迁中的土司属官寨[M]. 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8:8.
- [3] 云南省编辑委员会编. 德宏傣族社会历史调查[M].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4:74.
- [4] 盈江县志编撰委员会. 盈江县志[Z]. 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7:453.
- [5] 张东辉. 两种传统文化中的理想人居环境[J]. 山西建筑,2005(13):9-11.